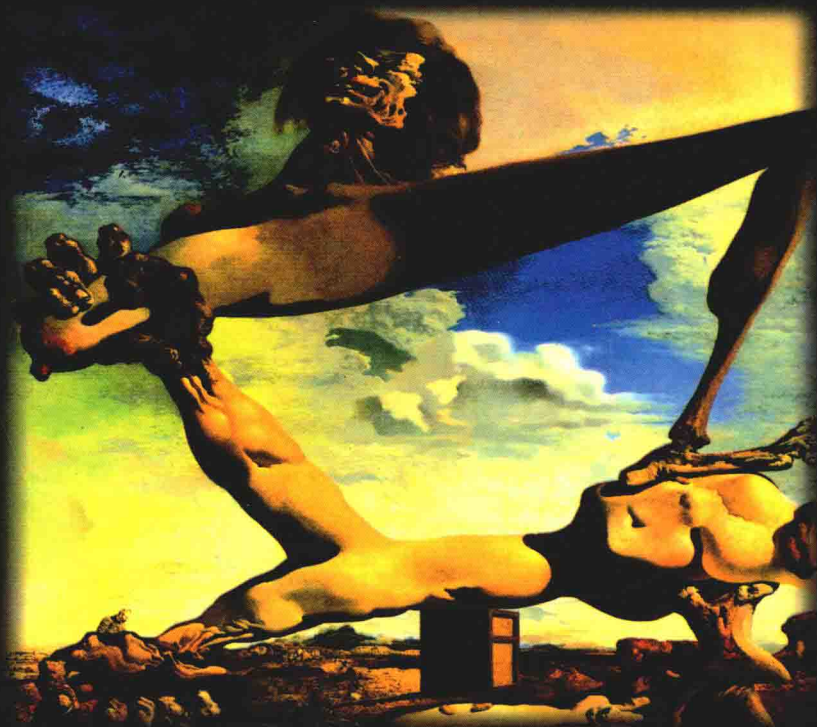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忏悔录

【法】卢梭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565.44

207(1)

忏悔录



[法] 卢梭 著
张 涛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元(全6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第 一 部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或许今后也不会再出现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不管你是谁，只要我的信任或我的命运让你成为本书的裁判人，那么我将为了我的苦难，仗着你的恻隐之心，并以全人类的名义恳求你，不要使这部独特并且有用的著作被抹杀，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无疑这门学问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也不要为我身后名声的顾虑，埋没这部关于我的未被敌人歪曲的性情的可靠惟一记载。最后，即使你曾经是我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也请你不要敌视我的遗骸，不要把你的残酷无情的不公正行为坚持到你我都已不复生存的时代，这样，至少有一次高贵的表现就会赋予给你，即当你本来可以凶狠地进行报复时，你却表现得宽宏大量；如果说，加害于一个向来不愿也不曾伤害他人的人，也可以称之为报复的话。

让·雅克·卢梭



第一章

深入内心与灵魂

现在我将要做的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他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既了解别人，又熟悉自己。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不会有和我一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之后打碎了模子，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我这本书被读完以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在无所不能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会不加犹豫、不加隐瞒地讲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那些由于记性坏而留下的空缺。其中可能自己怎么认为就怎么说，但绝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齷齪的，我就如实地写；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我也如实地写。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



忏悔录

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我的忏悔声充满他们的耳际，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罪恶与堕落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这个人不如我！’”

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萨娜·贝纳尔。由祖父所遗下的财产原本就很微薄，由十五个子女平分，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简直就等于零了，一家人糊口全依仗于他当钟表匠。我父亲在这一行里倒真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比较富裕；她聪明美丽，我父亲费了很大一番苦心才得以娶上她。他们两人的相爱，差不多从生下来就开始了：八、九岁时候，每天傍晚他们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上玩耍；到了十岁，就已无法分开了。两人心心相印和相互同情，巩固了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感情。两个人性情都善感、温柔，都在等待时机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而且宁可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个人心里都想，但又谁也不肯先说出来：她等着她，他等着他。命运好像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结果反使他们的爱情更热烈了。这位多情的少年，因为得不到心中的情人，愁苦万分，形容憔悴。她劝他去旅行，这样或许能忘掉她。他旅行去了，但是毫未收效，回来后爱情反而更热烈了。他心爱的人呢，还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最后他们终于终身相许。他们海誓山盟，他们的誓约得到了上天的赞许。

我的舅舅嘉伯利·贝纳尔爱上了我一个姑母，可是我的姑母提出了条件：如果他姐姐不同意嫁给她哥，她就不同意嫁给他。结果，爱情成全了一切，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这样，我



的姑丈也就是我的舅父，他们的孩子和我是双重的表兄弟了。一年之后，两家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不久便因事不得不彼此分手了。

贝纳尔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应聘去帝国和匈牙利，在欧仁亲王麾下供职。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我父亲在我那惟一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成了那里的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期间，我母亲的美丽、聪慧和才华给她招来了讨好她的男人。其中法国克洛苏尔公使表现的尤其强烈。他当时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在三十年后，他向我谈起我母亲的时候还十分动情呢。但是这些诱惑并不能动摇母亲，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催他赶紧回来。他急忙放下一切就回来了。我就是这次父亲回家所不幸种下的。十个月后生下了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一生中不幸的第一个。

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忍受这种丧偶的悲痛的，我只知道他从未减轻过那种悲痛。他觉得在我身上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无法忘掉是我害得他失去了她的。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总是在他的叹息中，在他那痉挛的紧紧拥抱中，感到有一种遗恨夹杂在他的抚爱之中：惟其如此，他的抚爱就更为深挚。每次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谈谈你妈妈！吧”，我便跟他说：“爸爸，好吧，我们又要哭一场了！”。他一听到这话，泪便流了下来。接着他便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想办法填补上她在我心中留下的空虚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母亲逝世四十年后，我父亲在他的第二个妻子怀抱里死去了，



忏悔录

但是嘴里却始终叫着前妻的名字，心里留着前妻的形象。

我的生命就是他们俩赐给的。上天赋予他们的种种品德中，他们遗留给我的只有一颗多情的心。但，这颗多情的心，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我来说它却造成了我一生的不幸。

我生下来的时候差不多快要死了，能否把我养活，希望很小。我身上还带着一种生来的病根，一种随年岁而变重的病根，现在虽然有时稍微减轻，但那只是为了叫我换一种方式接受更残酷的痛苦。我父亲有一个妹妹，她是个聪明亲切的姑娘，她对我照顾备至，我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才得以活了下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健在，不过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她还侍候着比她年轻、但因过度饮酒而身体受损的丈夫。亲爱的姑姑，我不怨你把我救转来让我活下去，我痛心的是，你在我年幼时费尽心力照顾我，而我在你的晚年却没有办法报答你。还有我那位亲爱的老乳母雅克琳娜，她也健在，精神矍铄，身体壮实。在我出生时她那双扒开我眼睛的手，很可能还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合上眼睛。

我先有感觉后有思考，原本人类就是这样。但这一点我比别人有更深的体会。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作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不停地记下那些自己能认识的东西，我认识我自己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只是想通过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一读就是一整夜。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了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



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是个孩子。”

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久便使我非但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使我获得了同龄人没有人有的那种关于情欲方面的知识。尽管对事物本身我还无丝毫概念，却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感了。我什么都还不理解，却已经感受到了。我连续感受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激情，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理智，因为我那时还没有理智，但却给我造成了一种特型的理智，使我总用一种奇特荒诞眼神看人，以后不管是生活体验或反省，都没能把我彻底纠正过来。

到了一七一九年夏季的末尾，所有的那些小说我们都读完了。当年冬天又换了别的。读完了母亲的藏书之后，我们就拿外祖父留给我母亲的图书来读。真幸运，里面有不少好书。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图书都是来自一位牧师的收藏，按照当时的风尚，牧师往往是博学之士，而他又是一个有才华、有鉴赏力的人。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那尼的《威尔斯历史》、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的著作、封得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另外还有几部莫里哀的著作，一齐搬到我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每天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书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像我这么大有如此兴趣，恐怕只我一人。特别是普鲁塔克，他成了我最心爱的作者，我手不释卷，一次又一次地读他的作品，其中的乐趣总算稍稍扭转了我对小说的兴趣；不久，我爱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提德便甚于爱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了。由于这些有趣的读物，由于这些书所引起的我和父亲之间的谈话，形成了我爱共和爱自由的思想；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



和奴役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一生之中，每逢这种性格处在不能发挥的情况下，我便为此感到异常苦闷。我不断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希腊的伟人在一起生活了。加上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我生来就有这种感情，我父亲又是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我便以他为榜样对祖国充满热爱。我竟自以为是罗马人或希腊人，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读到那些使我深受感动的忠贞不二、威武不屈的形象，就令我气势高昂，双眼放光。有一天，我在吃饭时讲起西伏拉的壮烈事迹，为了表演他的行动，我就伸出手放在火盆上，令大家十分害怕。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那时，他正学我父亲那一行手艺。由于家里人过分疼爱我，对他就未免有些漠不关心，但我并不赞成这种偏爱与偏心。这种漠不关心影响了他的教养。还不到放荡的年龄，他就真正放荡起来了。后来送他到其他师傅那里去学艺，他仍然有如在家的经常偷跑出去。我几乎根本见不着他，与他的关系最多只能称作认识，但我确实非常喜爱他，他也像一个顽劣少年能爱别人似地爱我。记得有一次，生气的父亲开始毒打他，我急忙冲到他们两人中间，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身子掩护他，替他挨打。我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也不动，父亲最后不得不饶恕了他；这也许是因为我连哭带喊，弄得父亲没办法，也许是不愿意叫我比哥哥吃更大的苦头。这之后，我的哥哥堕落的越来越深，终于由家里逃走，一去无踪。过了一些时候，才听说他在德国。他连一封信也没给家来过。从那时候起，他就音信全无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我父亲的独子了。

假如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是忽略教养的缘故，他的兄弟可就



不是那样了。即便是国王的儿子，也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受到周围人的钟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非常罕见的是，我是一个一向只被人特别疼爱而从来不曾被人溺爱的孩子。在我离开家庭之前，我从来没被允许与其他孩子在街上一同乱跑过，也从来没有抑制或放任过我那些稀奇古怪的脾气，这些古怪脾气，有人说是天生的，但我认为这应归罪于教育。我有我那个年龄所能有的一些缺点；我好多说话，嘴馋，有时还撒谎。我偷吃过糖果、水果以及别的零食，但我从来不曾损害人，毁坏东西，给别人添麻烦，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以资取乐。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曾趁克罗特太太（我的邻居）上教堂去的时候，在她家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我至今想起这件事仍感到可笑的很，因为那位克罗特太太虽然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实在可以说是我一生中从没有遇见过的爱唠叨的老太婆。这就是我小时候为害他人的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既然我小时候所认识的人都是好人，而我周围的人又都是最好的人物，我怎能变坏了呢？我的父亲，我的姑姑，我的乳母，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亲戚，总之所有跟我接近的人，并不都是一味地顺从我，而是爱我，我也同样爱他们。我的遐想几乎没受过什么不良影响，因此我竟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遐想。我敢发誓，在老师没有辖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幻想。我除了在父亲身边念书写字以及乳母带我去散步的时间以外，其他的空闲也未远离姑姑，在她身边坐着或站着，看她绣花，听她唱歌，我心中十分快活。姑姑为人好说好笑，漂亮、温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的神情、目光和姿态，如今还都历历在目，她跟我说的那些惹人欢喜的话至今也还记得。我可以说出那时她的发髻式样和穿衣服的样子，当



忏悔录

然也忘不了她两鬓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鬟，那是当时流行的式样。

我喜欢音乐，更确切地说，我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音乐癖，确信是受了姑姑的影响。她会唱无数美妙的小调和歌曲，由于她的动听嗓音，歌唱出来极好听。这位出色的姑娘的爽朗心情，可以驱散她本人和她周围一切人的怅惘和悲愁。我深受她歌声的吸引，不仅她所唱的一些歌曲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甚至在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小时候早已记不清的歌曲，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给了我一种难以表达的乐趣。谁相信，像我如此一般饱受痛苦和焦虑的糊涂蛋，在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的时候，有时仍会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呢？这些歌中有一首，调子我清清楚楚想得起来，可是它那后半段歌词，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虽然我的脑海里还时常隐现它的韵律。这支歌的开始和我所能想起来的部分大意如下：

狄西，我真无胆量哟！

再到那小榆树下，

倾听你的牧笛；

由于在我们的小村里，

有人早已窃窃私议。

.....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无所畏惧，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儿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想起这首歌，就产生一种缠绵悱恻的感情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完，眼泪总是打断我的回忆。我曾无数次打算写信到巴黎去，请人设法补全其余的歌词，如果有人还能记得的话。不过，我完全可以断言，假如我知道这支歌曲除了我那可怜的苏森姑以外，还有什么人曾唱过，那么，我这种因这首歌而产生的情趣，恐怕就会消失大半。

这就是我踏入人世后的最初的感情；这样，我就开始养成或表现出一种异常温柔而又不乏高傲的心灵，一种优柔怯懦却又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永远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这使我一生生活在矛盾之中，我连节制与享受、欢乐与慎重哪一样都没有得到。

这种教育由于一场变故而意外中断了，其结果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我父亲跟一个法国陆军上尉高济埃先生发生了一场纠纷，高济埃和议会里的人有亲戚关系。这个高济埃为人胆小如鼠并且无礼蛮横，我父亲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就诬告我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他们要把我父亲送入监狱，不过，按那时一贯律法，我父亲坚决要求原告应和他一同入狱；这个要求被驳回了，我父亲只好离开日内瓦，在异乡度过自己余生；他宁愿这样，也决不让步：他认为若是让步，他一定会失掉荣誉和自由。

父亲走后，我的监护人成了我的舅父贝纳尔。舅父那时正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已死，但还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我与他的儿子后来被送往包塞那个地方，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以便在那里跟他学习拉丁文，附带学习



忏悔录

在所谓教育的名义下的一些说不清的东西。

两年的乡村生活，把我那罗马人的严峻性格减弱了一些，恢复了童年的稚气。我在日内瓦没有人督促我，我却喜欢学习，喜欢看书，那几乎是我惟一的消遣；到了包塞，功课使我对游戏发生了爱好，它让我在劳累的时候得以放松。乡村对我真是太新奇了，我不知厌倦地享受着它。我对它产生了一种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自始至终我都是如此。此后，在我所有的岁月中，我一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时日，就使我对这些年代在乡村的逗留和乐趣感到怅惘，一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那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教学从不马虎，但也不给我们过多的课业。对此他安排的异常妥贴，有两点可以证明，即：尽管我很不愿意受老师管束，可是当我回忆我的求学时代，还是没有厌恶之感；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虽不多，可是我所学到的都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学会了，而且一点也没有忘掉。

这种淳朴的农村生活让我受益无穷，我的心里豁然开朗，晓得了友爱的价值。在此以前，我只有一些高雅而空想的感情。共同生活在恬静的环境里逐渐使我和我的贝纳尔表兄相处得很亲密。没有多久，我对他的喜欢胜过了我对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从来没有消失。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但体质孱弱、瘦骨如柴的男孩子。他性情柔和正如他身体羸弱，并不以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而过分利用家里对他的偏爱。我们俩的游戏、功课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没有别的朋友，两人年龄相同，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同伴；要是把我们分开，简直可以说是毁灭我们。尽管我俩表现此种友情的机会很少，但这种感情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不仅是一时一刻谁也不能离开



谁，甚至没有人曾想过我们会有分开的一天。我们两人的性情都是听两句好话便心软，只要人们不对我们施以无礼的强制，无论对于什么，我们的意见都相同。假如说，由于师长们的偏袒，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好像比我高一等，可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显得越胜他一筹，这样我俩就算扯平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背诵不出来，我就小声提示他；我的练习作完以后就帮助他做；我游戏的趣味比他强，总是做他的辅导。总之，我们俩性情是如此相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如此诚挚，因而无论是在日内瓦还是在包塞，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我承认，我们时常打架，但是从不需要别人来劝解，我们从未吵过超过一刻钟的架，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谁去向老师告对方的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孩子的事；不过，自从孩子降临到这个世上之后，这也许是个独特的例子。

我很喜欢包塞的生活方向，只要时间再长一些，就可以使我的性格彻底定型了。所有温柔、亲切、平和的感情，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奠定了。我认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人生来比我的虚荣心更小的了。虽然有时候我一冲动，心情会特别激昂，但颓唐之情马上充满了我。让跟我接近的人都爱我，乃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我的性情柔和，我表兄也柔和，我周围的人也都很柔和。整整两年里，我没见过谁粗暴地发脾气，也没受过谁的粗暴待遇。凡此种种，都在我心中的素质由此培养出来。看到人人都喜欢我，也喜欢一切，我就感到极度的愉快。我常常想起我在礼拜堂里一时回答不出教理问答时的情景，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那种不安与痛苦的表情，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答不上来，固然会感到羞愧和



忏悔录

极端难受，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这种表情则是惟一令我无比羞愧无比难受的事情。因为我虽然对于表扬没有什么感觉，对于羞耻却总是非常敏感的，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怕朗拜尔西埃小姐难过远比怕她的责备要厉害。

然而，她和她哥哥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严厉；但这种严厉不合理、不过分的时候很少，所以虽然使我感到愁闷，但是我完全不想反抗。我觉得使别人不愉快比自己受责罚更难受，而看到他人脸上显出不高兴比自己受到体罚还要难堪。要想把我的心情说得更清楚些是相当麻烦的，但这也是必要的。如果人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对待年轻人往往不加区别地、甚至常冒昧从事而使用的那种方法所产生的长远后果，他们或许会改变这种方法！在这不幸而普遍的事中我蒙受了重大教训，因而决定在这里加以解释。

朗拜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但有母亲般的慈爱，还拥有母亲般的权威，如果我们必须受到处罚，她有时也采用惩罚子女的办法。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只是以惩罚来恫吓我们。对于这种新式的惩罚式的恫吓，我觉得十分可怕；但是在她惩罚了以后，我却发现受罚倒不如等待处罚的时候那么可怕；而更奇怪的是，我竟会因这种处罚而对朗拜尔西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受处罚的痛楚乃至耻辱之中有另一种快感夹杂在那里，使得我不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再尝几回她那纤手的责打；只是由于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和自己的善良天性，才不去重犯那必将招来同样惩罚的错误。真的，这里边无疑有点儿早熟的性的本能，因为同样的责打，如果来自她哥哥，这种快意我就一点也觉察不到。不过，按她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只所以管住自己，免受惩罚，惟一的原因是不想让